

文章正宗

十七

文章正宗後刻卷第二十七

叙事 韓文

圻者王承福傳

韓退之文下同

圻之爲技。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。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。約而盡。問之王。其姓承福。其名世。爲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。發人爲兵。持弓矢十三年。有官勲。棄之來歸。喪其土田。手鋤衣食。餘三十年。舍于市之主人。而歸其屋食之。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。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。有餘。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又曰。粟稼而生者也。若布與帛。必蠶績而後成者也。其他所以養生之具。皆

待人力而後完也。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徧爲。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。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。惟其所能。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。必有天殃。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。夫鋤易能。可力焉。又誠有功。取其直。雖勞無愧。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強而有功也。心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於人。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。嘻。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。又往過之。則爲墟矣。有再至三至者焉。而往過之。則爲墟矣。問之其鄰。或曰。噫。刑戮也。或曰。身旣死。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或曰。死

而歸之官也。吾以是觀之。非所謂食焉怠其事。而得天
歟者耶。非強心以智而不足。不擇其才之稱否。而冒之
者耶。非多行可愧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。將貴富難
守。薄功而厚饗之者邪。抑豐悴有時。一去一來而不可
常者邪。吾之心憫焉。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
貴而悲貧賤。我豈異於人哉。又曰。功大者其所以自奉
也博。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。吾能薄而功小。不有之可
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。若立吾家而力不足。則心又勞也。
一身而二任焉。雖聖者不可能也。愈始聞而惑之。又從
而思之。蓋賢者也。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。然吾有譏焉。

謂其自爲也過多。其爲人也過少。其學楊朱之道者邪。楊之道。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爲勞。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。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。雖然。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。以濟其生之欲。貪邪而亡道。以喪其身者。其亦遠矣。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。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。

何蕃傳

太學生何蕃。入太學者。廿餘年矣。歲舉進士。學成行尊。自太學諸生。推頌不敢與蕃齒。相與言於助教博士。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。祭酒。司業祭酒。撰次蕃之羣行。

煇煇者數十餘事。以之升於禮部。而以聞於天子。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。不可選紀。公卿大夫知蕃者。比肩立。莫爲禮部爲禮部者。率蕃所不合者。以是無成功。蕃淮南人。父母俱全。初入太學。歲率一歸。父母止之。其後間一二歲。乃一歸。又止之。不歸者五歲矣。蕃純孝人也。閔親之老。不自克。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。諸生不能止。乃閉蕃空舍中。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。又以蕃之義行。言於司業陽先生城。請諭留蕃。於是太學闕祭酒。會陽先生出道州。不果留。歐陽詹生言曰。蕃仁勇人也。或者曰。蕃居太學。諸生不爲非義。葬死者之無歸。

哀其孤而字焉。惠之大小。必以力復。斯其所謂仁歟。蕃之力不任其體。其貌不任其心。吾不知其勇也。歐陽詹生曰。朱泚之亂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。來請起蕃。蕃正色叱之。六館之士不從亂。茲非其勇歟。惜乎蕃之居下。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。譬之水。其爲澤不爲川乎。川者高澤者卑。高者流。卑者止。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。行諸太學。積者多。施者不遐也。天將雨水。氣上無擇於川澤。澗谿之高下。然則澤之道。其亦有施乎。抑有待於彼者歟。故凡貧賤之士。必有待。然後能有所立。獨何蕃歟。吾是以言之。無亦使其無傳焉。

平淮西碑

天以唐克肖其德。聖子神孫。繼繼承承。於千萬年。敬戒
不怠。全付所覆。四海九州。罔有內外。悉主悉臣。高祖太
宗。旣除旣治。高宗中。睿休養生息。至于予宗。受報收功。
極熾而豐。物衆地大。孽牙其間。肅宗代宗。德祖順考。以
勤以容。大愿適去。稂莠不嫫。相臣將臣。文恬武嬉。習熟
見聞。以爲當然。睿聖文武皇帝。旣受羣臣朝。乃考圖數。
貢曰。嗚呼。天旣全付予有家。今傳次在予。予不能事事。
其何以見于郊廟。羣臣震懾。奔走率職。明年平夏。又明
年平蜀。又明年平江東。又明年平澤潞。遂定易定。致魏

博。貝衛澶相。無不從志。皇帝曰。不可。寃武。予其少息。九年。蔡將死。蔡人立其子元濟。以請。不許。遂燒舞陽。犯葉。襄城。以動東都。放兵四劫。皇帝歷問于朝。一二臣外。皆曰。蔡帥之不廷授。于今五十年。傳三姓四將。其樹本堅。兵利卒頑。不與他等。因撫而有。順且無事。大官臆決。唱聲萬口。和附。并爲一談。牢不可破。皇帝曰。惟天惟祖宗。所以付任。予者。庶其在此。予何敢不力。況一二臣同。不爲無助。曰。光顏。汝爲陳許帥。維是河東魏博。郃陽三軍之在行者。汝皆將之。曰。重胤。汝故有河陽懷。今益以汝。維是朔方義成。陝益鳳翔。延慶七軍之在行者。汝皆將

之。曰。宏。汝。以。卒。萬。二。千。屬。而。子。公。武。往。討。之。曰。文。通。汝。守。壽。維。是。宣。武。淮。南。宣。歙。浙。西。四。軍。之。行。于。壽。者。汝。皆。將。之。曰。道。古。汝。其。觀。察。鄂。岳。曰。愬。汝。帥。唐。鄧。隨。各。以。其。兵。進。戰。曰。度。汝。長。御。史。其。往。視。師。曰。度。惟。汝。予。同。汝。遂。相。予。以。賞。罰。用。命。不。用。命。曰。宏。汝。其。以。節。都。統。諸。軍。曰。守。謙。汝。出。入。左。右。汝。惟。近。臣。其。往。撫。師。曰。度。汝。其。往。衣。服。飲。食。予。士。無。寒。無。饑。以。旣。厥。事。遂。生。蔡。人。賜。汝。節。斧。通。天。御。帶。衛。卒。三。百。凡。茲。廷。臣。汝。擇。自。從。惟。其。賢。能。無。憚。大。吏。庚。申。予。其。臨。門。送。汝。曰。御。史。予。閱。士。大。夫。戰。甚。苦。自。今。以。往。非。郊。廟。祠。祀。其。無。用。樂。顏。胤。武。合。攻。其。北。

大戰十六。得柵城縣二十三。降人卒四萬。道古攻其東。南八戰。降萬三千。再入申。破其外城。文通戰其東。十餘遇。降萬二千。愬入其西。得賊將。輒釋不殺。用其策。戰比有功。十二年八月。丞相度至師。都統宏責戰益急。顏勗武合戰。益用命。元濟盡并其衆。洄曲以備。十月壬申。愬用所得賊將。自文城因天大雪。疾馳百二十里。用夜半到蔡。破其門。取元濟以獻。盡得其屬人卒。辛巳。丞相度入蔡。以皇帝命赦其人。淮西平。大饗賚功。師還之日。因以其食賜蔡人。凡蔡卒三萬五千。其不樂爲兵。願歸爲農者十九。悉縱之。斬元濟京師。冊功。宏加侍中。愬爲左

僕射帥山南東道。顏胤皆加司空。公武以散騎常侍。帥
鄜坊丹延道。古進大夫。文通加散騎常侍。丞相度朝京。
師道封晉國公。進階金紫光祿大夫。以舊官相。而以其
副總爲工部尚書。領蔡任。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。被之
金石。皇帝以命臣愈。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。唐承天
命。遂臣萬邦。孰居近土。襲盜以狂。往在乎宗。崇極而圯。
河北悍驕。河南附起。四聖不宥。屢興師征。有不能剋。益
戍以兵。夫耕不食。婦織不裳。輸之以車。爲卒賜糧。外多
失朝。曠不嶽狩。百隸怠官。事亡其舊。帝時繼位。顧瞻咨
嗟。惟汝文武。孰恤予家。旣斬吳蜀。旋取山東。魏將首義。

六州降從。淮蔡不順。自以爲強。提兵呼譴。欲事故。始命討之。遂連姦鄰。陰遣刺客來賊相臣。方戰未利。內驚京師。羣公上言。莫若惠來。帝爲不聞。與臣爲謀。乃相同德。以訖天誅。乃敕顏胤。愬武古通。咸統於宏。各奏汝功。三方分攻。五萬其師。大軍北乘。厥數倍之。常兵時曲。軍士蠢蠢。旣翦陵雲。蔡卒大窘。勝之邵陵。郾城來降。自夏入秋。復屯相望。兵頗不勵。告功不時。帝哀征夫。命相往。釐士飽而歌。馬騰於槽。試之新城。賊遇敗逃。盡抽其有。聚以防我。西師躍入。道無留者。額額蔡城。其疆千里。旣入而有。莫不順俟。帝有恩言。相度來宣。誅止其魅。釋其

下人蔡之卒夫。投甲呼舞。蔡之婦女迎門笑語。蔡人告
饑。船粟往哺。蔡人告寒。賜以繒布。始時蔡人禁不往來。
今相從戲。里門夜開。始時蔡人進戰退戮。今盱而起。左
殮右粥。爲之擇人。以收餘憊。選吏賜牛。教而不稅。蔡人
有言。始迷不知。今乃大覺。羞前之爲。蔡人有言。天子明
聖。不順族誅。順保性命。汝不吾信。視此蔡方。孰爲不順。
往斧其吭。凡叛有數。聲勢相倚。吾強不支。汝弱奚恃。其
告而長。而父而兄。奔走偕來。同我太平。淮蔡爲亂。天子
伐之。旣伐而饑。天子活之。始議伐蔡。卿士莫隨。旣伐四
年。小大並疑。不赦不疑。由天子明。凡此蔡功。惟斷乃成。

既定淮蔡。四夷畢來。遂開明堂。坐以治之。

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

韓姬姓。以國氏。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。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。太康之韓。其稱蓋久。然自公始大著。公諱宏。公之父曰海。爲人魁偉沈塞。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。寡言。自可不與人交。衆推以爲鉅人長者。官至游擊將軍。贈太師。娶鄉邑劉氏女。生公。是爲齊國太夫人。夫人之兄曰司徒孚佐。有功建中貞元之間。爲宣武軍帥。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。兵士十萬人。公少依舅氏讀書。習騎射。事親孝謹。侃侃自將。不縱爲子弟華靡。遨放事出入。

敬恭軍中皆目之。嘗一抵京師。就明經試。退曰。此不足
發名成業。後去從舅氏學。將兵數百人。悉識其材。鄙怯
勇。指付必堪其事。司徒歎奇之。士卒屬心。諸老將皆自
以爲不及。司徒卒。去爲宋南城將。比六七歲。汴軍連亂
不定。貞元十五年。劉逸淮死。軍中皆曰。此軍司徒所樹。
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。今見在人。莫如韓
甥。且其功最大。而材又俊。即柄授之。而請命於天子。天
子以爲然。遂自大理評事。拜工部尚書。代逸淮爲宣武
軍節度使。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。衆果大悅。便之。當
此時。陳許帥曲環死。而吳少誠反。自將圍許。求援於逸。

淮。啗之以陳歸汴。使數輩在館。公悉驅出。斬之。選卒三
千人。會諸軍。擊少誠。許下。少誠失勢。以走。河南無事。公
曰。自吾舅歿。五亂於汴者。吾苗孀而髮櫛之。幾盡。然不
一揃刈。不足令震駭。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。待命于門。
數之以數。與於亂。自以爲功。并斬之以徇。血流波道。自
是訖。公之朝京師。廿有一年。莫敢有譴呶。呌號于城郭
者。李師古作言起事。屯兵于曹。以嚇滑帥。且告假道。公
使謂曰。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。有以相待。無爲空言。滑
師告急。公使謂曰。吾在此。公無恐。或告曰。剪棘夷道。兵
且至矣。請備之。公曰。兵來不除道也。不爲應。師古詐窮。